

第六十三章 遊園驚夢（下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洪竹沒有想到居然連提司大人也知道自己的名字，麵上頓時覺得有些光彩，啞啞應道：“正是，難為提司大人知道小的名字。”

“陛下近侍，乃是要害處。”範閑說道：“本官即是監察院提司，當然要小心防範...更何況前些日子太極殿的小太監裏麵，才出了名刺客...”

洪竹一驚，不敢接話。範閑溫和說道：“陛下既然信你，本官自然也是信你...對了，聽說老戴如今在做苦役？”

洪竹看了他一眼，試探著說道：“是啊，挺慘的。”

“嗯。”範閑點了點頭，“我也不怕什麼忌諱，老戴這人我打過交道，人是不錯的，小公公在宮中還請幫忙照顧一二。”

洪竹心頭大喜，月前他就指望著能夠通過戴公公攀上麵前這位年輕官員的門路，對方既然這麼說，那就是有戲了，趕緊恭敬應道：“您吩咐，哪裏敢不照辦。”

範閑微笑說道：“勞煩小公公了，日後家中有什麼為難事，和我說一聲。”他不用說的太明白，對方也應該知道通過宜貴嬪聯絡自己。

...

回到宜貴嬪居住的漱芳宮時，真是大湊巧，自九月後便一直沒有機會朝麵的北齊大公主也從太後那宮裏回來了，大公主在成婚之前，便是安排在這宮中居住。她看著坐在輪椅上的範閑，略吃一驚，隻是二人也不方便說些什麼，稍一行禮。便退到了後麵。

宜貴嬪瞅了範閑兩眼：“一路從北邊回來的，怎麼挺陌生？”

範閑時刻不忘廣拉盟友，安插釘子，像大公主這種要緊的角色哪裏肯放過。隻是在眾人麵前當然要裝地陌生一些，應道：“身份不一樣，再說...男女有別。”

宜貴嬪取笑道：“你這孩子，比大美女都要生的俊...不怕你去禍害別人，就怕別人來招惹你。”

範閑唬了一跳，說道：“姨可別瞎說。”轉頭看見三皇子還在那裏平心靜心抄書裝乖巧，不知為何，氣不打一處來，搖搖頭問道：“這事兒太後真允了？”

話語裏確實含著不敢相信的腔調。宜貴嬪看著他點了點頭，笑著說道：“我也是今日才聽陛下實允了。不過...這是好事情，老祖宗怎麼會反對？”

範閑自嘲一笑，心想事情才沒這麼簡單。想了會兒後認真說道：“我去江南，小三兒跟著我...您也舍得？”

“江南水好人好風物好，有什麼舍不得？”

宜貴嬪忽然招招手，讓他靠近些。範閑依言靠了過去，離她隻有一尺的距離。似要嗅著這位貴婦人噴出來地如蘭氣息，才聽著她壓低聲音，咬牙說道：“你帶著他離宮裏越遠越好。最好能拖幾年就拖幾年。”

範閑微怔，才知道宜貴嬪做的是這等消極打算，搖搖頭說道：“一味退讓總不是個事...再說了，江南內庫也不需要花什麼功夫，我隻是過去看一眼，總不能老拖著。”

宜貴嬪想了想，發現確實是這個道理，有些失望地歎了口氣：“這話確實，陛下也不會允你總不在京都。”

範閑想了想。安慰道：“三兒畢竟年紀還小，不值當這麼早就開始操心...再說了，太後在宮裏看著這幾個孫子，太出格的事情，那幾位也不敢做...”他頓了頓後又說道：“畢竟咱們和其它那幾座宮裏不一樣，尚書巷說話還有幾分力氣，父親一時半會兒也不會退...至不濟，還有我不是？”

得了這句話，宜貴嬪終於放下心來，以目前的發展趨勢，範閑在朝中的影響力隻會越來越大，朝中宮中往往是兩相影響的兩個獨立***，隻要朝中有人，她與李承平母子二人在宮中也會過的輕鬆許多。

話說到這個份兒上，大家就已經點的極為透徹在保留了那麼幾分可喜憨直的宜貴嬪看來，自己為孩子著想，和範家鄉的越緊，自然就越好。

“讓三兒跟我下江南...就有一件事情您得允我。”範閑瞥了一眼正在偷聽，卻什麼也聽不到地三皇子。

“什麼事？”見他說的嚴肅，宜貴嬪也緊張起來。

“我不怎麼會當先生，像外放在州郡裏的那幾位門生，您也知道，那是他們自個十年寒窗地造化。”範閑認真說道：“我隻能將殿下當弟弟一樣教...難免會有些不恭敬的時候。”

聽著“當弟弟一樣”教這句話，宜貴嬪眉開眼笑起來，根本想不到範思轍如今在北邊的慘狀，連連點頭。

範閑像看神仙一樣看著她，心想這位怎麼像中了六合彩似的高興？試探著說道：...自可能...有時候...會...動手。”

“動腳都由你！”宜貴嬪說的很直接，笑吟吟道：“隻要別打出個三長兩短來，由著你怎麼揉捏。”

她接著歎了口氣，說道：“你是不知道，前些日子那個樓子地事情，讓我嚇了一大跳，平日裏隻知道他和老二關係好，誰知道老二這個...殺千刀的，竟然攆掇著平兒去做那件事，平兒這麼小的年紀，知道個什麼東西？還不是被人拿來當刀子使...幸虧你把這事兒壓下去地快，不然不知道陛下會氣成什麼模樣。”

範閑暗笑，心想您這位兒子可不是一個善主兒，雖隻八歲，但腦子裏的東西不知道有多複雜，又聽著宜貴嬪低聲說道：“把他管教老實些...哪怕將來變成如今沒用的靖王爺...至少也謀個一世安康啊。”

範閑聽著這些話，不免有些感慨，世上隻有媽媽好，這句歌詞果然沒有唱錯。沒媽的孩子像根草，自己的身世也證明了這句歌詞地正確性。

...

離用晚膳的時間還早，太後宮裏也一直沒有什麼消息，範閑樂得清靜。就呆在漱芳宮裏與宜貴嬪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聊著，二人是親戚身份，避諱也可以少些。而且整座涼沁沁的皇宮裏，似乎也隻有宜貴嬪這宮中還有些...人味兒。

“奴婢參見晨郡主。”

隨著外廂宮女們嫩脆地行禮聲，林婉兒搓著兩隻小手就走了進來，今日她下身穿著一件翡翠色的疊層襦裙，上身是件大紅綾襖子，袖口上嚴絲合縫的綴著兩道狐狸毛，毛茸茸的煞是可愛。

範閑坐在輪椅上平伸出雙手。

婉兒向前，將手放入他溫暖的手掌之中。動作是這樣的自然。

範閑輕輕揉著姑娘有些涼的小手，好奇問道：“就這麼著便來了？”這一身顏色有些近似於紅配綠，隻是紅色深的生動。翡翠透著清貴，穿著婉兒的身上便順眼許多，不過入宮用膳，總應該穿的華麗些才是。

林婉兒嘟嘴說道：“在家裏等了你老久，也不見人來...後來蘇文茂叫人過來說了聲。才知道你被宣進了宮，我帶著大寶回府，結果剛到門口。就被太監攔著...拉到宮裏來，先去見過太後皇後，幸虧幾位娘娘都在太後宮裏侍候，不用各個宮去拜，略說了幾句話就來見你。一路上匆忙著，哪裏有時間換衣服。”

“對了，大寶呢？”範閑最關心地，就是自己那個傻乎乎的大舅子。

“放心吧，若若在家呢。”林婉兒接過宮女遞過來的熱毛巾胡亂擦了兩把。一屁股坐到宜貴嬪身邊，側頭笑咪咪說道：“在聊什麼呢？”

宜貴嬪沒急著回話，先把宮女訓了幾句，這大冷地天用熱毛巾讓郡主擦臉，也不怕呆會兒出去被冷風激起，這才回頭笑著將陛下的安排說了一遍。

林婉兒詫異地看了範閑一眼：“這就定了？”

範閑點點頭，聳聳肩，無可奈何，拖家帶口的，看來日後的江南之遊一定會精彩萬分。

有太監過來傳話，請漱芳宮裏的五位貴人去含光殿用膳。宜貴嬪趕緊拉著三皇子地手去後廂梳洗，也要好生打扮一下自己。

覷著這個空兒，範閑壓低聲音問道：“讓你和太後娘娘說的那事兒...怎麼樣？”

林婉兒看了一下四周，搖了搖頭，輕聲說道：“你想退婚，這事兒又不早些和我商量...突然弄這麼一出，太後怎麼可能允。再說了，我畢竟是晚輩，說這事兒本就有些不合禮。”

範閑歎道：“若若不喜，我這做哥哥的有什麼辦法。不過這事兒確實告訴你晚了些，也是想著趁著抱月樓這事兒，弘成正惹宮裏不高興，趁機將這事兒辦了，哪裏想到會這麼麻煩。”

“陛下指婚，豈能說退就退。”婉兒蹙著眉頭，“你呀，也太寵若若了。”

範閑啾啾笑道：“就這麼一個妹妹，我不寵她誰寵？”

“我看還得公公進宮來。”婉兒盯著後廂，確認沒有人偷聽，這才輕聲說道：“讓老爺直接和陛下說，我們兩個份量不夠。”

範閑苦惱道：“雖說兩家鬧了這麼一出，可父親還真是喜歡弘成。就連弘成天天逛青樓，他也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，總說是自幼看著長大，兩家關係親密，總不能因為二殿下地原因，讓兩家就此割裂。”

林婉兒噗哧一聲笑了出來：“公公當年可是流晶河最出名的人物，當然不以為這算什麼大事。”話語出口，才覺著兒媳婦兒取笑公公有些不合適，嘿嘿一笑掩了過去。

範閑在著急妹妹的事情，也沒揪著這話開頑笑，眉宇間一片無奈。若若這些天在太醫院裏很掙了些名聲，希望海棠那邊能處理好，至少將婚事拖一段時間再說吧。

“舅舅宣你進宮為什麼？”林婉兒問了真正關心的問題，“我想恐怕不僅是老三的事兒。”

範閑靜靜望著妻子，忽然伸出手輕輕撫了一下她光潤的下頷，笑了笑。沒有說什麼。難道自己要對她說你最親地舅舅讓你最親的相公，施展渾身解數，隻是為了讓你的親生母親...淪為赤貧？

好在此時，宜貴嬪等人已經打扮妥當出來了。棉簾一掀。殿內頓時覺得明亮了起來，範閑轉過身子一看，隻見宜貴嬪與北齊大公主攜手嫋嫋而出，兩位女子在飾物衣著妝容地巧描侍應下，容顏大放光彩，眉目如畫，端莊貴研，他在心底忍不住讚了一聲，所謂珠光寶氣，不過如是，

大公主望著他微微一笑。卻是上前與早已認識地婉兒並肩，往殿外走了出去。

冬至大如年，這一日慶國上下都在休息。朝堂停，軍隊歇，邊關閉，商旅休，不止京都。實際上包括遠在北方的北齊，這一天都在安心靜體地過著幸福的小日子。

慶國習俗，冬至之日要吃崇肉。京都的民宅街巷中，無數絡熱霧從那些或寬敞或逼仄的廚房裏飄了起來，繞著各色甕鍋的上方繞了三轉，再覓著唯一的一條生路，鑽出了窗樓間的細縫。這些熱霧中透著一股幹辣椒的辛味，鮮崇肉的膻味，藥材地異味，吉卜的甜香味，四味交雜。美妙無比，瀰漫在無數院落外的大街小巷中，令聞者無不動容垂涎。

含光殿內，最尾地那張案幾之後，範閑瞪著一雙迷惑的眼睛，看著自己筷尖被切成耳朵模樣的崇肉，看著碗內白湯裏飄浮著的菌花與名貴蔬菜，心裏不禁歎了口氣這宮裏的崇肉，果然與民間不同，做工是精致了許多，卻也少了那分香火溫暖意。

沒有豆腐與吉卜這崇肉還怎麼吃？最大地問題是崇肉已經是溫的了，不能燙的自己嘴唇兒發麻，這喝著有什麼勁兒？

所以他隻是勉強喝完了碗中地湯，又挑了筷醬拌著飯，很緩慢而細致地咀嚼著，拖延著這頓無趣“家宴”的時間。他眼觀鼻，鼻觀唇，唇含筷尖，專心無比，餘光卻沒有流出席外，靜靜聽著殿中這些皇族人員們的談話，並沒有插上一句，孤單的就像他身後不遠處那輛孤伶伶的輪椅。

含光殿是太後宮宇，是後宮之中最為宏廣的一座建築，雖然和北齊上京那敗家子皇宮比起來要顯得簡樸太多，但依然是富麗堂皇，映燭如日，耀得冬日殿內的陳設與物具閃閃發亮。

殿內諸位皇族子弟默然進食，不敢直視最上方的那位老婦，以及老婦身旁的皇帝與皇後。今日冬至，人到地齊

整，包括靖王一家三口，還有被軟禁的二皇子都入了宮，隻是二皇子與弘成看見範閑進來時，也隻是微微詫異，並沒有像潑婦一般衝上來要生要死。

範閑用餘光瞥了一眼正席之上的那位老婦人，這是他第一次看見皇太後，從對方眉眼皺紋裏，似乎還能嗅到當年這老婦的手段與堅硬的心，虎雖老病威猶在，她在最上方坐著，就連一慣放肆無比的靖王爺，都顯得老實了許多。

人不熟，但這宮殿他熟悉，當初玩盜帥夜留香的時候，在這宮裏走了兩道，在老婦人床下的暗格裏摸出鑰匙。想到這件事情，他悄悄地收回了目光，無聲地吃了拌著醬汁兒的飯。

上方傳來幾聲老年人無力的咳嗽聲，範閑低頭不語，先前那一瞥裏瞧見的太後麵色，發現她的唇角已經開始耷拉下來，就知道這位老人家活不了幾年了。

“晨丫頭，坐哀家身邊來。”皇太後看著遠處最尾那席上的外孫女，又看了一眼麵容隱在暗影中的範閑，喚道：“給我捶捶。”

婉兒溫婉無比地起身離座，笑吟吟地走到那處，湊到太後耳邊說了幾句什麼，又用目光瞥了一眼正苦臉吃醬飯的範閑，估摸著是在逗老人家開心，講笑話。果不其然，皇太後笑了起來，笑罵道：“看來你在範府將他喂的倒是飽，連宮裏的飯也吃不下去了。”

話音雖低，卻清清楚楚傳到了眾人耳裏，都知道說的是範閑。

範閑心頭一動。唇角綻出一絲微笑，心想婉兒在宮中最为受寵，看來不是假話，隻要太後和皇帝喜歡她。宮裏地地位自然突顯。

但他的心裏依然有些微微緊張，今天是第一次看見太後，這位老人家偶爾瞥向自己的目光，竟讓自己有些不寒而栗。按理講，奶奶看野孫子...也不應該是這種眼神兒啊那眼神十分複雜，有一絲欣慰，二分驕傲，三分疑惑，剩下四分卻是警惕與冷厲！

太後發話的時候，眾人已經停止進食。聽著老人家在冬至地家宴上說些什麼。

“今兒，人到的算齊整...去年哀家身子不適，所以沒有聚。今日看見駙馬的模樣，哀家心裏也高興。”皇太後嘴裏說著高興，臉上卻沒有絲毫表情，轉向皇帝說道：“隻是你那妹妹一個人在信陽呆著，總不是個事兒。這女兒女婿都在京都，她一個婦道人家老住在離宮裏，我是不喜歡的。”

範閑心中冷笑。知道終於說到正題了，意思很清楚，連自己這個駙馬都能參加皇族的家宴，為什麼長公主卻不能？

皇帝幽深的眼神一閃，應道：“天氣冷了，路上也不好走，開春的時候，就讓雲睿回來。”

聽著這話，皇太後滿意地點點頭。範閑注意到對麵二皇子的左袖有些不自然地抖了抖，想來這位被自己整治的萬分可憐的仁兄，知道大援即將抵京，心中激動難忍。

隻是...為什麼太子神情有些古怪？

...

後麵又說了些什麼，範閑並不怎麼在意，皇族家宴實在無趣，隻是聽著太後偶爾提到自己的時候，刻意流露出來的那一絲冷淡，讓他地唇角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絲自嘲來。

他曾經聽說自己受傷的時候，太後曾經為自己祈福，又得了太後賜的那粒珠子，本以為老人家的心軟了，自己那顆堅硬的心也有些鬆動。不料看情形，隻是自己瞎猜而已。也罷，大家就比比誰地心硬吧，你們這些帝王家的人天生心涼，咱家這二世為人的怪物，心也不會軟和到哪裏去，至少要比這冷湯裏地崇肉要硬上三分。

既然君不君臣不臣，父不父子不子，祖不祖孫不孫，自己還用得著忌諱那絲莫須有的血緣關係？

雖是抄襲文章的“騷客”出身，但範閑終究是個好文之人，骨子裏擺不脫那幾絡酸氣傲骨，在這冷落的含光殿上，竟是直起了身子，挺直了腰板，麵雖微笑，回話卻是並不刻意討好太後，更不會腆著臉去冒充晚輩讓老太婆貽孫為樂，一時間，竟讓含光殿內的對話顯得有些尷尬和冷淡。

除了太後之外，殿內這些娘娘皇子們對範閑都極為熟悉，知道這位駙馬爺可不是個簡單角色，要說哄人為樂，那更是他最擅長的小手段，所以有些不明白為什麼範閑不趁著今日家宴的機會，好好地巴結一下皇太後。

皇帝不以為然，以為範閑惱怒於丈母娘要回京的事實，有些失態。太後卻以為這個年輕人，天生便是如此傲突無狀，心中更是不喜。看著这一幕，皇後不明白範閑想做些什麼，眼角露出一絲疑慮，寧才人在皇太後微怒的眼光注視下，豪邁至極地飲著酒，淑貴妃小口抿著，宜貴嬪啾啾傻笑著逗太後開心，替範閑分去幾道注視。

其餘諸人中，大殿下糊塗著，二殿下偷樂著，三殿下佩服著。太子殿下走神著。隻有靖王猜地離事實近了些，暗中搖頭，心想讀書人，果然往往會冒出些迂氣。

伏在皇太後身邊的婉兒，有些擔憂地看了範閑一眼。

寒夜之中，雪花再起，紛紛揚揚灑著，皇宮角門處，範閑坐在輪椅上，微微低著頭，麵色寧靜似無所思。林婉兒有些擔心說道：“相公，沒事吧？”

“沒事。”範閑依然死死低著頭，“我隻是在冒充狄飛驚而已。”

虎衛與啟年小組來了，夫妻二人上了馬車，馬車往範府駛去。馬車中，林婉兒好奇問道：“狄飛驚是誰？”

“一個一輩子都低著頭的人。”範閑笑了起來：“不說他了，趕緊回家吃崇肉吧，父親他們應該還等著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